

△乡土视野

秋色如梦

申云贵

几场冷雨过后,秋意就浓了。这些日子,夜里总是做一个梦,梦中有一座小山,山下有一个古老的村子,村前有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要去乡下寻梦。于是,在一个天晴的下午,独自出了门。

下了车,就已入乡。阳光很好,倾注在大地上。抬头,远处的山峦如一抹淡淡的烟雾,把更远的景物遮掩起来。目光的尽头,山与天连在一起。天是蓝的,像海水;云是白的,像片片帆影。蓝天,白云,这样的景致总会让人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

风很柔,带着丝丝凉意,一缕缕若有若无的桂花清香,沁人心脾。我沿着一条小路走着。小路上铺满色彩斑斓的落叶,像一只只折了翅膀的蝴蝶。路两旁散布着一丛丛黄色的小花,像夜空的星星。黄绿不匀的杂草,随着小路延伸。

前面是一条小河,河水清澈,水波不惊。水底的绿藻,绿得晃眼。几片枯叶漂浮在水面,像儿时放过的纸船。走在河岸上,不由生出“人行明镜中”之感。多走几步,脑子里又冒出“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句子。心里不免好笑,只怕搜肠刮肚,把在书上

看到的那些诗词用完,也难形容此时的河水。河岸上有菜地,萝卜、白菜、小葱、大蒜绿油油的,惹人喜爱。河滩上,两只大白鹅在“卿卿我我”。

田野里非常安静,一块块稻田,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纵横交错的小路无限延伸,一条条灌溉渠像血管一样拥抱着稻田。微风轻拂,稻浪涌动,稻香扑鼻。

我站在小路上,如痴如醉。我知道,自己已经入梦。

眼前是一个小村,青砖、黑瓦、灰白的门窗,如一个年迈的老人,披着一身阳光,静静地矗立在小山下。村前的禾场坪,一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在逗一只小狗。小狗一会儿跑,一会儿打滚,一会又围着男孩撒欢。他的奶奶坐在墙根,张开嘴笑着,有时也会大声喝斥几句,无非是要男孩别摔倒了。

不由想起小时候的情景。也是一个小村,也是稻子成熟的季节。白天,一群男女,挑着箩筐,抬着打谷机,来到了稻田。稻子,在女人们的镰刀下倒下了。打谷机,像一个魔术师,把男人们手里的稻穗变成了谷子。一颗颗金色的谷子,像极了那些人脸上的汗珠。谷子越来越多,

男人笑了,女人也笑了,那笑容,像谷子的颜色,像一朵朵绽放的菊花。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刚收割过的田里拾稻穗。父亲爱怜地对我说:“做人就是要勤俭,要勤奋,只要你肯干,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夜晚,屋子里燃起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窗外,月光如水,秋虫呢喃。煤油灯下,白花苍苍的奶奶在纺棉花,我坐在旁边陪着。一团团洁白的棉花在纺车的转动下,变成一缕缕丝线,像奶奶头上的白发。奶奶一边纺棉花一边说:“乖孙子,快去睡,你明天还要读书。”我双手托腮望着奶奶,天真地问:“奶奶,为什么要读书?”奶奶说:“读了书就会长本事,有了本事就能有饭吃,有新衣服穿。”我说:“那我要好好学习,有了本事给奶奶买新衣服。”奶奶满意地笑了,我满足地去睡了。

可是,十几年后,我长大了,奶奶去世了,父亲也走了。岁月,真是无情,转瞬就物是人非。

男孩和奶奶的对话把我拉回了现实中。

“奶奶,那个叔叔迷路了吗?”

“他是被风景迷住了。”

“什么是风景啊?”

“山啊,水啊,树啊,草啊,狗啊,还有你,都是风景。”

是啊,人生处处皆风景,何必沉迷在梦中?

此时,夕阳已经西坠。西坠的夕阳像一团火,天上的云被点燃了。火红色、橘红色、金黄色、玫瑰色的云,重叠着,漂浮着,变幻着。于是,这绚丽的颜色纷纷落在田野,落在山坡,落在小村的黑瓦上……于是,我抖落一身尘埃,披一身霞光,愉快地踏上归途。

我想,我再也不会再在秋风里,频频回首。

会兵是我的堂兄,但不姓龙,他是我大伯的继子。大伯年轻时在村里戏班子唱戏,唱得疯疯癫癫,四十多岁了还打单身。不是没有女人爱他,是我大伯不想成家。

大伯打单身打到五十来岁,终于成家了,娶了一个寡妇,大伯就有了继子。大伯要给他的继子取名龙会兵,继子说我不姓龙,我有我自己的姓。大伯这人开通,说你不姓龙可以,叫你会兵也行,你的堂兄堂弟是会字辈,名字里有个会字,堂兄弟们就会对你亲。大伯的继子也喜欢会兵这个名字,欣然同意,从此他就叫会兵。至于是张会兵还是李会兵,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而我,一直叫他兵哥,连会字也省了。

也许是受了大伯的影响,兵哥爱戏爱得痴迷,经常拖在大伯的屁股后面,戏唱到哪,他就跟到哪。他也想上台唱戏,但大伯不让,他没唱戏的天赋,鸭公嗓子,五音不全。没有好嗓子的人唱戏,谁看你的?但兵哥不死心,一心想着登台演出,在大伯去世以后,他缠着团长,终于如愿以偿。剧团团长是大伯的徒弟,看在师傅的面上,他接纳了兵哥,安排兵哥在戏里演兵卒。

村里剧团是祁剧团,我们不叫祁剧,叫大戏。演的剧目大都是三国戏,如《三气周瑜》《长坂坡》《定军山》。偶而也演其他朝代的戏,如《薛刚反唐》《穆桂英挂帅》。这些戏里,都有威风凛凛的将帅,也有不起眼的兵卒。将帅上台前,先在幕后打个牛气冲天的起板。起板一落,兵卒们一声长吆,手执棍杖开道,然后肃立两边,恭候主帅上场。一曲戏下来,兵卒除了吆喝,一句台词也没有。会兵长年累月,春夏秋冬,演的全是这样一个角色,看过他演出的人,都和我一样,叫他兵哥。我叫他兵哥,是因为他是我的堂哥哥,别人这么叫,是笑他一辈子只会演兵卒。

兵哥演兵卒一丝不苟,一招一式,绝不马虎。起初,他出场时,跟在其他兵卒屁股后面。后来团长见他演得认真,就安排他打头,带领其他兵卒转,算是提拔重用。他出勤积极,从来没耽误过演出。有一回他老婆生小孩,老娘要他在家守着,他不守,说剧团要演出,家里有你和接生婆就行了。老娘说你又不是主角,一个小兵卒,随便找个人替代就行。他生气了,说娘,你怎么就看不起兵卒,兵卒演得不好,整台戏都会失色,你太不懂戏了。这是他第一次对娘生气,也是唯一的一次。

兵哥没演过主角,却天天想着为剧团搜罗主角人才。他有一个叫念君的远房亲戚,很有演戏天赋,他软缠硬磨,硬是把念君招到村剧团。念君果然不凡,唱念做打样样精湛,就像当年我大伯。兵哥很欣慰,说念君的戏演得这么好,我爸的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高兴他的衣钵有了传承人,不像我,只会演兵卒。

前几年演出人才缺乏,村剧团日渐衰微,念君的到来,让剧团又火了起来。兵哥看出念君绝非池中之物,就说念君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发展。恰巧县祁剧团招人,兵哥就动员念君去县祁剧团。团长不放心,说念君是村剧团的台柱子,他走了,剧团会垮下来。兵哥说,念君是个人才,不应该困死在村剧团这个小池子里,让他到县剧团去,对整个祁剧的发展有利。他说得振振有词,团长只好放念君走。念君很争气,很快成了县祁剧团的台柱子,屡屡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大奖。

村剧团却从此衰落下来,虽然与念君的离开有关,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人才断层,老演员上不了台了,年轻人又都去了外面打工。老团长要解散剧团,兵哥坚决反对,说我们的剧团不能解散,我们的戏还要唱下去。老团长说你有这个决心,你来当团长。兵哥在危难之际勇挑重担,当上团长,四处招兵买马,就像一个铁箍,箍住了快散的木桶。念君很支持兵哥,答应为村剧团培训演员,他已经是县祁剧团的团长,有这个便利条件。他还说村剧团愿意排演什么戏,他可以提供剧本。兵哥说剧本不要你操心,我们的剧目演不完。

那天,兵哥找到我,要我为村剧团“打”剧本。我以为兵哥说错了,应该是写剧本。我从事剧本创作已有些年头,在国家级《剧本》月刊发表过作品,还在省里得过金奖。兵哥却肯定地说,是打,不是写,剧团以前演出过的剧目,我全背得,请你帮我打出来。我这才明白,他说的“打”是记录整理。整整一个月,兵哥背诵,我记录,把村剧团演出过的传统剧目,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听着兵哥嘴里滔滔不绝流出来的台词,我由衷地敬佩着:兵哥,你其实是个大人才。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百味斋

兵哥(小小说)

龙会吟



闲话烟雨 周文静 摄

△人物剪影

父亲的“鸟窝”草帽

蔡英

嗨,嗨,父亲的咳嗽声从林间传来。月光慢慢爬上树梢,给村庄笼罩上一层薄薄的纱。

自我记事起,每天晨光刚亮时,父亲就提着装满了工具的木箱,踩着单车去深山老林打石头,天黑才能回家。我是个敏感的孩子,总觉得是黑夜把父亲召唤回来的,它怕蛮子一样卖力的父亲太劳累。我还隐隐觉得,月亮是被父亲咳出来的,以至有些不情愿地给村庄照明。多年以后,我对月亮仍怀着歉意,为父亲那一声声突如其来,略显粗暴的咳嗽。

父亲随手将草帽挂在墙上,用力稍大了,细碎的黄泥巴沙沙地落下。这顶草帽是父亲三年前买的,原本嫩黄的颜色退成黑色,也不是纯粹的黑,而是黄中透黑,黑里带灰。帽檐掉下两圈窄窄的草边,散发着浓郁的汗味。帽子用铜线穿着,铜线外头包着的红塑料早被磨得光光的。帽子孤伶伶地守在墙上,像一个废弃的大鸟窝,给寂寂的夜色系上一个秤砣。

鸟窝?这个名字是邻村的朱伯伯起的。那天傍晚,打米回来的朱伯碰到父亲,他细细打量一番父亲的草帽:这帽子破成这样,鸟做窝都会嫌弃呢。父亲当成趣事告诉母亲,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可天天从村里的代销店前经过,父亲仍舍不得买一顶新的。这顶“鸟窝”罩在他头上,安安稳稳如泰山,只是更破了。帽檐掉下来三四圈了,趁落雨天父亲将它们缝起来了;汗味也更厚实了,同父亲衬衣腋窝处的黄渍的味道一模一样。起风的时候,我怀疑“鸟窝”会只剩个骨架。

开家长会时,父亲穿着屁股上打着两个补丁的裤子,后脚跟上还粘着点点泥星,大大咧咧地挤进家长队伍里。一片衣着干净的人群里,父亲那顶“鸟窝”格外打眼。后来,班主任让父亲介绍育子心得。他涨红着脸,汗如雨下,随手取下“鸟窝”急急扇风,半天才支支吾吾道:细崽子不打不成器,娇惯了会无法无天。我崽女要是不听话,还拜托老师多打!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笑声,还夹杂

着响亮的掌声。我远远地站着,脸上滚烫滚烫的,浑身像点了火一般。

我多次幻想这只“鸟窝”被风刮走,被雨打烂,被灰尘腐蚀,可它依然如影相随地罩在父亲头上。父亲把牛哄进田里,乌亮亮的泥块从锋利的犁铧下翻滚出来,泥水淋漓尽致地洒了他一脸,有的甩到“鸟窝”上,开出一朵朵灰黄的花。父亲把铁锤握在手里,弯着腰向石头使劲地砍或凿,细碎的石粉欢快地扑向他满头乌发,有的趁机钻进“鸟窝”的空隙里。阳光喜欢在“鸟窝”里躲藏,东一束西一束,悄无声息地跳舞,谁也捉不着。山雨从天边奔涌而来,父亲护着头躲进山洞里,他甩甩“鸟窝”,一串串珍珠般的水滴下来。一只蜻蜓跳上“鸟窝”,好奇地瞅来瞅去。父亲轻轻将它捏下来,放进草丛里。歇息的时候,他把“鸟窝”丢在地上。一阵风来,“鸟窝”犹犹豫豫走走停停,一只猫在后头追赶欢呼。父亲回过神来,朝猫大喝一声,将“鸟窝”小心翼翼地套在头上。

有个秋天的夜里,月亮慢悠悠地在村庄上头逛,我惊奇地发现:“鸟窝”不见了,父亲居然戴着一顶半新的草帽!原来,父亲回家路上又遇到了朱伯,俩人闲聊起来。趁父亲不注意,朱伯一把掀下那顶“鸟窝”,顺手扔到河里,再将自己的草帽迅速扣在父亲头上。父亲双手握着车把,怔怔地看着朱伯头也不回地走了。那顶“鸟窝”呢,早随着水打着转儿漂走了……

在父亲将一顶顶新草帽变成“鸟窝”的时光里,我们渐渐长大了,先后走进大学,走进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父亲也一日日老了,糖尿病、支气管炎等疾病将强壮如牛的他,折磨成步履蹒跚、瘦骨嶙峋的老头。看着他一步步挪着笨拙的身子,慢慢地走在菜地里,手里是一把锄头,头上是一顶旧草帽,我恍惚回到了那遥远贫寒的少年时光。

那些“鸟窝”最后去了哪里?也许被大鸟捡去做窝了,还孵出了很多健壮可爱的小鸟吧。

(蔡英,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南方草木记》《水墨村庄》)

△湘西南诗会

隐约的集市(外一首)

李春龙

白瓷碗缺了小半边,白白的光
沿缺口流下来,流量有限
用倾泻还很不准确
山势起伏,明暗更迭
虫鸣出没于少年耳中出没于草丛林间

少年高一脚低一脚随后出门
来到一里外的三分地里
颜色模糊难分,大小可触可感
青辣椒、红辣椒,偶尔失手而断的绿枝叶
连同露水,身边的竹篮越装越满

小扁担左右肩轮流换
毛马路蜿蜒,还有四里路要赶
三与六已错过,九这场再不能间
一个念想马上就要兑现
少年一下又小跑到了前面

小菜、水果、杂货围绕老槐树四向摆开
鱼在桶里跳鸡鸭在笼中叫猪已成肉上了
案板

人声鼎沸,人影绰绰,薄雾未散
少年把露水堆尖的两个竹篮尽量放得打眼
只等东方幕布一拉,秤星可见,欢喜开摊

新屋

三间老土砖屋改成了五间新红砖屋
并且是村里第一栋
出生在裁缝世家少年倍感光荣
尤其是那间水泥平房
离太阳近一丈多晒东西比竹垫子远远好用

对玻璃窗户少年也想大声歌颂
清风来打开有香气会自然往里面飘
大雨来关上可若无其事看天地朦胧
打开与关上
都不会影响月光习惯性进入入梦

还有新铺的木楼板
完全是铺开了另一片天空
少年独占楼上一间
燕子回来时几乎可以停在掌中
进屋门一闭总感觉呼吸比以前要轻松

门前坪里扮红砖坯子留下的大坑怎么填
少年的建议被采纳心情达到巅峰
开条小水沟从离右边屋三十米的水田引
活水

三个小时可灌满可养鱼可喂猪可淋菜可
省工
更喜欢看五间新屋像枣树一样在水池中
会动

(李春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邵东市文联主席)